

解答一個疑問

馬步雲

解答一個疑問

高崇民

目 錄

慘勝歸來·····	一
『俺們家的民主』·····	十
解答一個疑問·····	十四

慘勝歸來

高崇民

編者按：高崇民先生是東北老國民黨員，九一八後入關，參加抗日救國運動，爲東北救亡總會負責人之一，此次由渝歸來，主持東北民主政治協會，努力和民主事業。高先生以十餘年之親切經歷，撰成此文，意重心長，語語痛切，特爲介紹。

我是九一八第七天，離開我可愛的故鄉，由皇姑屯站，搭上擁擠不堪的火車，向關內進發，當時的心情是很明確的，一不是爲入關逃難，二不是爲入關求差，不折不扣的是爲了要驅逐倭寇，收復失地。由於這個決心和抱負，支配着我十四年間未作過官吏，未作過商人，始終在團結救亡工作上，或大或小或明或暗，一直努力到倭寇投降之日止。

我是去年十一月間由重慶到上海，由上海到北平，迨北寧路通車，於是我又搭上擁擠不堪的火車，返回我可愛的故鄉。在皇姑屯站下車。我這一往復，忽忽十四年父母去世，叔孀云亡，老人輩行，無復存者，六弟健藩，七姪存節，繼室曾昭惠亦都殉於國難。其他至親好友，如張峙三、陳六奇、曾昭瑞、霍維周、邢耀廷、王鼎新、耿觀文、王以哲、李夢興、李華春、姚如心、王直生、李羽軍、杜重遠等，或死於憂傷，或死於槍彈，或死於船翻車覆，最慘則死於國民黨特務的活埋。咳！東北進步青年，東北民主人士，十四年來慘死於國民黨特務之手者，屈指難數。至今尚在他們各地勞動營中，被囚禁而不得歸故鄉者，更不知有多少。

就整個中國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來說，抗戰是勝利了，但戰是怎樣抗的，到底誰抗誰未

抗，而目前勝利的好處，又是誰得到了，這不能不從九一八說起，以告吾東北同胞，不要被人欺騙再上人的當了。

東北是由九一八失掉的。而九一八之所以發生，雖由於日本法西斯處心積慮的侵略政策，但亦有其發生的遠因和近因。遠因是蔣介石爲削弱地方勢力，有所謂財政對桂，軍事對晉，外交對奉的三個策略；外交對奉者，即因東北介在日俄之間，不妨引起日俄衝突，或單獨引日本進行侵略，使東北的勢力漸漸削弱，便無能爲害了，這是親日派政學系已死的首領湯永泰所獻的陰謀。民國十八年東北軍無端向蘇聯挑釁，致遭慘敗，即由於國民黨南京政府之陰謀鼓惑，幸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不主張侵佔他國土地，東北遂未至丟失，但國民黨整個一貫的政策，是對東北主張犧牲的。近因乃是由於國民黨南京政府，與廣東政府的內訌，以胡漢民爲首的國民黨廣東政府，爲爭權起見，志在倒蔣，惟以張學良將軍，於民國十七年易幟，擁護南京政府，使廣東政府到感覺欲倒蔣必先倒張，故當時國民黨的廣東政府，派其外交部長陳友仁，潛赴東京，勾結日本軍閥侵佔東北，此九一八事變之所由暴發也。當時南京政府蔣爲主席，根據犧牲我東北的政策，一面令張學良不要抵抗，一面與廣東政府在上海開和平會議，結果國民黨的內訌是暫告停止了，而吾東北大好河山，可也就被他們斷送於日寇之手了。這正合蔣氏一向主張用外交對付東北之下懷。故蔣氏之言曰：『東北失掉，站在革命立場是沒有關係的』。胡漢民之言曰：『國家之強弱不在版圖之大小』。張羣之言曰：『從今後，寧使國家亡，也不再使封建集團存在』。這是國民黨專政者，對於九一八失掉東北之混憐態度。吾東北同胞乎，你們知道嗎？九一八之不抵抗，明明是南京政府蔣的命令，而國民黨法西斯們，却怪不抵抗主義加到張學良頭上，加到吾東北人的頭上，大事宣傳，作有計劃的誣蔑，以致東北同胞九一八後入關者，遭受國民黨

及內地各省最難堪的歧視，除了少數瞎摸海的東北人，被騙加入國民黨內的嬉婦（CC）與復興社兩個特務系統而外，無一不嘗過被歧視的滋味。到後來，東北青年投考學校，或想作小公務員，多不敢報東北籍。這是很普遍的現象。國民黨法西斯們，爲什麼有計劃的排斥東北人入關呢？是因爲怕得罪日本，是希望日本佔領東北後，不再向內地侵略。故於九一八後第二年即民國二十一年，南京政府蔣介石氏曾通過陳立夫，秘派東北人齊世英到日本東京，謁幣原外相，願以東北讓與日本，求保中國內地十八省之完整。事爲日政府所拒，日本報紙披露齊某爲蔣氏代表，蔣特加否認，致貽笑中外，同年日本法西斯，亦接濟進攻山海關，奪取熱河，侵略華北，而國民黨政府，原來是一貫的主張親日，與日本帝國主義者狼狽爲奸，在其親日政策之下，才接二連三的有所謂淞滬協定、塘沽協定、中瀋通車協定、何梅協定、冀察政委會、冀東自治政府等出現。一言以蔽之，還是不抵抗，然由此亦可證明九一八之不抵抗是誰的主義了。九一八後我東北人士不願受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相繼入關者約百餘萬衆，自國民黨政府成立中瀋通車協定，乃強迫東北人返回關外，必逐其受壓迫而後快，國民黨法西斯們，爲什麼對日本這樣獻媚而不抵抗呢？是因爲他們始終不願在國內實行民主政治，蔣氏個人要獨裁，爲保持專制獨裁起見，就不能不勾結日本帝國主義從事剿共，大舉內戰，但其欺騙國人之口號，却曰安內攘外，曰中日親善。張學良將軍初爲所欺，竟奉蔣令：親率東北軍入陝剿共，實則蔣之命張剿共，是希望兩敗俱傷爲最好，傷任何一而都是好的，因爲一個是敵黨，一個是地方實力，在排除異己的立場均所欲消滅者。至後張已洞燭其奸，乃力主聯共抗日，先求國內的團結統一，蓋不如斯，則國家將無時走上抗日之路，而吾東北亦將萬劫不復。顧蔣則內戰日亟，當時且與日本商議防共協定，大有加入德日意三軸心的趨勢。張學良將軍權衡國家民族利害以後，決定實行兵諫，此西安雙十二事件

之所由來也。

西安事件，蔣氏初以爲是共產黨所策動，自思必被仇殺，殊不知共產黨站在國家民族的利益上，對於西安事件，極端贊成和平解決，這種真正偉大的感召之下，蔣氏才接受了張將軍聯共抗日、及改組國民政府等主張。張將軍高興之餘，遂憚不惜身送蔣還京。迨蔣返南京後，只允放棄剿共一項，其他如改組親日派政府爲聯合性的國防政府，西北國防由張負責等諾言，均不承認矣，並將張學良囚禁起來，著西安半月記以欺天下，且把蔣無作有的對張、楊訓話，製成畫圖，以入小學課本，其偽造歷史，慣行欺騙，竟至如此。

國民黨專政者，在西安事件後，表面上勉強停止剿共，而日寇趁中國尚未澈底團結的時候，發動蘆溝橋事變，這事變激動了全中國人民的怒吼，共產黨更宣言擁護抗日，於是蔣不得不召開廬山會議，以決定和戰方針。當時何應欽仍堅決反對抵抗說：我們如對日本開戰，七天即須亡國，因爲我們武器不如日本遠甚。孔祥熙說：抗戰不如參戰，參戰不如觀戰，其意蓋將等待他國與日本打仗也。惟親日派政學系首領張羣，向蔣建議曰：時至今日，再向日本求和，拂國內之人心，必致大亂，但以吾之兵力而與日本言戰，實亦必敗，不過敗而後求和，國人當無話可說，這樣一和，國內才能安定，當時有名的十四字真言，即和必亂，戰必敗，敗而後和，和而後安。這十四字真言，爲蔣所嘉納，亦爲親日內戰派何應欽所共諒，因此才舉出抗日的旗幟，走走場面，其實他們的內心，是在『敗而後和』。故抗戰之始。平漢、津浦兩線，皆不戰而退，只不過上海一隅，由地方雜牌隊伍，作對外的犧牲而已。戰既敗矣，國民黨政府遂急急求和，託德國大使陶德曼從中周旋，公然以放棄吾東北爲條件，但倭寇因所向遇不到抵抗，認爲雖併吞整個中國，仍不過如佔領東北一樣，竟不允和。同時國內人民，與共

產黨軍隊，又堅持抗戰到底，反對求和，國民黨政府，爲內外所迫，求和不得，是其初料所不及也，因而更恨張學良將軍之發動西安事件，更對東北進步人士，尤其對東北進步青年加以殘酷的打擊，張將軍有功於國，無負於蔣，計其大者，民國七年易幟，促成國家之統一，九年率軍入關，摧毀閻、馮、汪擴大會議，使國民黨南京政府益加鞏固，即西安事件，亦公而忘私，國而忘身，使中華民族轉入新時代，其歷史意義最爲重大，乃竟被囚十年迄無釋放之意，眞理、正義、人情、國法無一能說得通。

國民黨專政者，既被迫而揚着抗日旗幟，不得不走，但實非所願，豈能甘心，加以共產黨以苦戰敵後，深得人民同情，遂致愈戰愈強，而國民黨專政者，在八年抗戰的旗幟之下，只是上下交相爭利，黨政軍三位一體，無不商人化，因而皆大發其國難財。但眼見共產黨勢力擴大，又是嫉妬，又是恐懼，於是自民國二十八年的下半年，即開始與共產黨磨擦，將親日派頭子汪精衛縱回南京，作爲反共反民主的別動隊，自此以後，國民黨的嫡系軍隊。務在保全實力，除以地方雜牌隊伍，作敷衍抗戰的門面，犧牲也不在乎而外，其主力部隊，半以包圍封鎖共產黨的解放區，半以控制鎮壓地方人民的力量，另外則濫施法令，限制人民一切應享的自由，應得的權利，致使愛國的工商業者，紛紛倒閉，官僚資本日益集中，如孔祥熙、宋子文、何應欽、陳立夫、張羣、張嘉璈及蔣介石氏皆各有各的銀行，壟斷操縱全國的金融，因此大後方的人民，在他們抗戰的假招牌下，錢是出光了，力也出盡了，生活是活不下去了，其次更利用特務，逮捕劫殺進步的青年與民主人士，致使抗戰的大後方，如同陷陣一樣，至今他們各地所設的勞働營中，尙關閉着全國進步青年，約五萬人之衆，國民黨法西斯們在大後方這種殘忍反動的行爲，無疑的是對於真正抗戰者之報復。他們何嘗抗戰，又何嘗領導抗戰了。總括的說，凡在九一八失地有責的人們，也就是在九一八時期作官的人們，十四年的也好，八年的也

好，他們的八字始終是作官發財的八字，他們與抗戰是沒有關係。他們在抗戰中間，仍舊幹的作官發財的事，其日常生活之腐化，如吃酒打牌、娶姨太太、建高樓大廈、賭注一擲數十萬至數百萬，皆司空見慣之事。當香港尚未被日本佔據時，宋美齡每日吃香蕉蘋果，必須由重慶用飛機到香港購買，孔祥熙的女公子孔二小姐結婚，也是用飛機到美國去備辦嫁粧，他們的生活上，心目中何嘗有國難，故其豪奢情狀，不但未減於九一八或七七之前，而且有過之無不及。因為只有他們，才可以假官權與地位，在抗戰名義下，藉口剝削，任意揮霍。真正抗戰的，倒是一向被他們看不起的窮苦工農百姓，出了錢，出了力，更出了生命，以及全國的進步青年與民主人士，由宣傳上、文化上、教育上、言論上、行動上、爭取團結、爭取抗戰，再加上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在華南、華中、華北、敵人的前方後方，不拘是山巔水涯，堅苦卓絕的與敵偽搏鬥，成為中國人民抗戰的主流。這些力量，配合着國際友軍，尤其是蘇聯紅軍之對日宣戰，使日寇進退失據，不得不提早投降，此抗戰勝利之所由得到，並非原子彈的效力，這與國民黨法西斯們，更毫無關係，但他們是担抗戰之名，而且在積極奪取人民抗戰勝利之實了。國民黨法西斯們，在勝利到來以後，不公平分配受降，却極力佈置內戰，一面由何應欽在芷江勾結日本戰犯岡村寧次，將日軍改為中國志願軍，維持各地方的治安，一面由軍事委員會，將偽軍改為剿匪部隊，任命十一路剿匪總司令，而國民黨專政者，一向所保全的實力，即所謂嫡系軍隊，留在這時，才四面八方的調集，配合敵偽的兵力，向共產黨由日本手裡解放出來的地區，大舉進攻，猶恐不足，更以協助受降為名，請求美國予以新武器的裝備，並請美軍軍官參加指揮，於是大量的美軍亦即源源登陸，助長國民黨法西斯們瘋狂的內戰，此八一五後大規模內戰之所以由關內而到吾關外也。吾東北同胞乎，你們知道國民黨的專政者，十四年來的這種情形嗎。

由於國民黨的專政者，自民國十七年以後，一直貫徹對內不對外的政策，因而有九一八之不抵抗，有七七後之假抗戰，有對東北人的特別歧視，有在各地屠殺青年之慘劇，有最後發動內戰之大陰謀。在日寇投降後，各省流亡在大後方的難民，皆高高興興的，張羅回他們久別的故鄉，於是爲發措路費，賣鍋碗瓢盆者有之，賣棉衣棉被者有之。擬從水路還鄉者，自八一五以後，一個月工夫，不期而聚於四川之萬縣竟達數萬人，然而長江上下游的大小船艦，皆被國民黨政府扣作運輸軍隊打內戰之用了。同時國民黨政府又下令，非政府各機關派往接收人員，其餘各色人等，一概不准搭乘車船，彼等到四川萬縣之還鄉難民，歸家既不可得，再返回原地，手中錢已耗盡。去冬萬縣，因人口驟增，食料高漲，氣候又冷，難民之凍死餓死者，不可勝數。另一方面，由國民黨政府派往各淪陷區的接收人員們，腰纏法幣，對貶值的偽鈔，以壓倒之勢買金子買房子買車子，吃館子，住嬌子，對這種種行爲，人民譏爲『五子登科』。致使水深火熱中的人民，更叫哭連天。這樣看來，無論大後方。和國民黨軍隊接收的淪陷區裡的真正老百姓，並未得勝利的好處，而反成爲貪官污吏們的勝利了。目前在關內，雖因政治協商會議的結果，內戰漸告平息，但吾東北却被除外，故特設行營以統制之，派大兵以鎮壓之，現在分路進攻吾東北各地方，而美其名曰『收復失地』，實則他們的目的，無非要奪取吾東北的煤鐵魚鹽大豆高粱。可是這些財富，在日本鬼子拿去的時候，他們是慷他人之慨，滿不在乎，而一旦歸吾東北人民的手裏時，他們就眼紅了，就認定是他們的生命線了，就要用『武力收復東北了』。這些失土有責，收復無功的法西斯們，想要拿這種口號，欺騙國人，欺騙吾東北老百姓，而不知國人，不盡可欺，東北老百姓亦不盡是混蛋。日本帝國主義的枷鎖，承蘇聯紅軍與我東北人民的武裝力量，剛剛從吾東北同胞的脚上手上脖頸上解脫了，我們是堅決反對國民黨法西斯們，把封建官僚的枷鎖，

再給我們老百姓照樣套上。蔣氏自民國十七年以後，即已背叛了孫總理的遺教，成為專制獨裁的法西斯主義者，吾東北同胞乎，不要單從他當權在位的形式上，認定他是正統，他實在是盜竊國民黨三民主義之名，而掛羊頭賣狗肉，他與盜竊中華民國之袁世凱毫無兩樣。袁世凱仗恃北洋軍閥作皇帝，蔣介石仗恃黃埔軍人作獨裁者，只知私於他的妻黨，如宋子文、孔祥熙之徒，私於他的浙江派，如陳立夫、陳果夫、陳誠、胡宗南之輩。故凡真正孫總理的信徒，真正三民主義的信仰者，無不反對他的自私自利，專制獨裁的辱國又辱黨的政策。國民黨內，有民主與反民主兩派，國民黨的民主派，儘管目前未當權在位，但他們是繼承孫總理三民主義的正統派，因此國民黨的民主派，是始終能够與中國共產黨及國內民主人士團結合作的，亦惟有團結合作，才能實現地方自治，才能建立地方民主制度，才能免去社會不平等的現象，才是真正實現三民主義。吾東北同胞，應歡迎國民黨的民主派，歡迎中國共產黨及國內的民主人士來到東北，根據孫總理聯蘇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與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在東北實行地方自治，也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現在我們東北人民，尚未得到澈底的勝利，只有國民黨法西斯們、貪官污吏們，是在搶奪勝利之利呢。故在一般人民方面，對於這次的對日抗戰，當然不能說是慘敗，但回憶過去，面對現實，也只能說是慘勝。以余之致力民主救亡工作，苦幹十四年，臨離開重慶時，尚須化裝、變姓名、拋却妻子，始得重返東北，然想更進一程，到開原原籍歸家掃墓，而國民黨法西斯們瘋狂的炮火之下，即不可如願了。回憶十四年來，受盡國民黨種種的壓迫和凌辱，而在抗戰期間，又不能不忍辱負重，這種辛酸滋味，凡在大後方真正抗戰人士們，無不備嘗。故真正抗戰人士，目前祇得回到東北的，亦可謂『慘勝歸來』。但若從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觀點上說，我們的革命，畢竟是相當成功了，雖然還有英美帝國主義的存在着，尤其是美國的反動派，目前

尙正在幫助國民黨法西斯們壓迫我東北人民的時候，正因為這樣，我希望東北同胞們，必須『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如蘇聯，『共同奮鬥』，同時更要提高我們的政治認識，加強我們民主力量，面向國民黨的官僚主義者、法西斯軍隊、敵僞殘餘，予以無情的打擊，必須抵抗住他們，才有我們的安居樂業，必須消滅了他們，才有我們的大量生產和改善生活，到這時候，才是我們東北人民的澈底勝利。

「俺們家的民主」

高 崇 民

關於「東北各省民主政府共同施政綱領」的補充說明

八月九日東北各省代表聯席會議第三日，林楓同志說明施政綱領提案各基本精神後，高崇民先生繼起以國民黨員的資格發言，用極生動的事實對綱領作補充說明，不時轟動全場而引起激動，以下是他的演詞原文：

各位代表，各位來賓：

林楓先生報告的已經很清楚了，我現在不能從正面補充，只能從反面的來補充說明：『俺們家的民主』。我在四川、重慶各地走過，四川的地主和農民的關係是很殘酷的，農民（佃戶）他不但一年不夠吃穿，逢年遇節地主家有紅白喜事，佃戶全家得去當奴才。四川境外的大多數農民，沒有穿整齊衣服，這就是號稱：『天府之國』，富了誰呢？富了大地主，四川的地主從軍隊說，連長一級都是地主，又是軍閥，軍閥又是官僚，所以說，四川的地主沒有不是當軍閥的，地主又沒有不是當官僚的；地主、軍閥、官僚，三位一體，俺們家裏也設過地政局，辦土地呈報，有多少地，值多少錢，究竟誰家報了呢？地主可以用種種方法謊報，不報，地政局只有一塊招牌，實際是沒有一回事。你要從俺們家的六中全會的決議案上看，那上頭也寫着：『耕者有其田』，條文都很漂亮，但從實際上俺們家是這樣辦的，有名無實。

工商業方面也是如此，民營工廠每家都派一個駐廠員，就是特務，和這裏所說的老縫子一樣。工廠成品，出稅就起稅，連運輸到落地都有稅，因此成本很高，銷不出去。僑們家的特務是天之驕子，運輸完全操在特務手裏，他們又管交通，稅收，警察憲兵，……如果不向特務打點，工廠的成品根本到不了銷場，就是這樣，工廠沒有辦法，只有交給官家，美其名曰國營，就是僑們家的官營，也就是孔祥熙等有數的幾位，表面上官家裝作不得已的樣子，還得求他開天恩才接收，結果他們用很低的價錢接過來，所以工廠紛紛倒閉，去年年底時，重慶有七十幾家遷川工廠關門（按：是抗戰時由上海等地內遷的工廠）講到商業，僑們家的規矩，營商非官不行，你沒有勢作不了發財的事情，所以弄來弄去商人也都是官家，工、商、官也成了三位一體。舉個例子說明：中國銀行運輸處有汽車兩千多輛，別家的汽車，被他壟斷起來統一起來，結果沒有民營汽車，這裏的老板孔聖人的子孫，他有一位小姐叫孔令儀，號稱孔二小姐，他在滇緬路上利用這兩千多輛汽車做買賣，因為買賣做得太大，犧牲了一位處長叫林世良。這案子是因戴笠向孔祥熙借款，孔沒有批准，戴去找孔的盒子，把林世良扣起來，追究責任，一直追到孔的身上，大亂子出來，非死一個人不行，死誰呢？當然是孔二小姐，但是孔二小姐不能死，於是中他三姨宋美齡到蔣介石面前說情，結果把林世良槍斃了。這就是僑們家的民主。僑們家儘有這些精彩的事。（笑聲）

說到文化教育，大後方和解放區民主政府不一樣，也是有思想犯，有三十六種機關可以隨便逮捕人，還有附屬的小機關合計不止三百種，都能逮捕人，大後方是一塊陷阱，大氣都不敢出。在文化界只有不怕死的民主人士，進步青年很容易被特務看出，所以常發生失蹤的事件，起先的還可以保出來，以後連下落都不明，逮捕一個完一個，有一位浙大教授叫費韋，在重慶朝天門前臨上船小便時，

就失蹤了，一直到現在還是失蹤。教授尚且如此。青年就更平常，同鄉之中很多人都沒有了。

我這回到東北，看到一些過去一塊在東北救亡總會的青年，都變到了，有的不見，也知道在什麼地方，有的死了，也知道死在什麼地方，是什麼原因，而在俺們家是無法查考的。學校機關書信不自由，有特務在監視，沒有自由可言，有思想就是思想犯。他們還有一種理論，人生好逸惡勞，勤苦好學的就是共產黨。

從民族上說：俺們家對回族根本不承認，只說他們是回教，消滅回民的種族，還說什麼民族自決？辦法澈底得很。你說他不尊重，他詭譎一些壞蛋，如新疆的堯樂博士，蒙古人是一個叫喜饒嘉錯的，放在家裏作擺設。民族主義就是這樣講的。

國民參政會，名詞叫的很明白，參政就不是以民爲主，所以都是他指定的人，一種是直接的指定，是由俺們家的當家的畫個圈，一種是間接的通過黨部照名單去選出。這個『民意機關』就是這樣的東西。

從軍隊上說：俺們那裏不是看成子弟兵，有一次在一處軍隊檢閱會上，旅長登台講話說：兄弟們：我是個大老粗，我們的師長爲什麼能當師長，師長好比個駱駝（笑聲）他力量大，擔負重，我好比一頭驢（笑聲）力量不如駱駝大，所以我作旅長，你們大家好比一羣狗（大笑）狗不能獸東西，叫咬誰就咬誰。你們看，從上而下都是一羣牲口（笑聲鼓掌）。像這樣精彩太多了，俺們家的民主就是這樣的，各位可以想一想，這一點並不奇怪，不然，不是和我們這裏一樣麼？你們把兩個地方比較看看，看看那個民主？

他們也講男女平等，機關裏的女職員，手指蓋要染紅，夏天腳指上也是紅的，上下兩頭紅，（笑

聲）抹臉粉，都是歐化，不這樣負責人不高興。不容易進去，找不到事，婦女不作花瓶是不行的，生活所迫不得不這樣。工廠裡用女工是有限制的，就業的機會很少，不然就得去作密姐。表面上看，俺們家應有盡有，實質上看，完全是革命的對象。

爲什麼會這樣呢？根本問題是獨裁專制與民主的問題，這是專制的必然的現象。俺們家的制度就是個密娼制，進去一定會壞。比方在俺們家想當一個稅務局長，先得到財政廳去，從門房到少爺太太都得打點，結果才找到個局長當，到處都得維持好，每月得萬把千多，而每月薪金才一、二百元，這樣就非貪污不行，正像密子一樣，你不能叫密姐保全貞節，所以在專制政治下作官也非貪污不可。有些人說，有好人就有好政治；其實這是一個制度的問題，而不是個人的問題，『好人政治』沒有這樣的事，如果不根本改變制度，要存心做好人也不行。因此我們要反對那種獨裁制度，蔣介石要堅持他的密娼制，我們不能當密姐就非反對不可。俺們家那些事不能只看條文，條文寫得很冠冕堂皇，形式上應有盡有，可是那是假民主，是冒充的。我從反面補充這些。今後要實現民主，非照這個綱領來做不可，只有照這些規定的來研究、通過、實行，才能做好，非這樣做不可。（全場大鼓掌）

解答一個疑問

高崇民

時間太快了，我離開安東轉眼三個月了到各地碰見一些當年老友和舊同事們，真是不勝今昔之感！使我精神尚未受到刺激者，就是所碰到的朋友們，在日本鬼子壓迫十四年當中，並無罪大惡極的行爲，原來他們都是在國內外受過高等教育，在九一八前的東北，已有相當地位，如果失掉民族意識，喪心病狂的話，他們今日很有受到漢奸處分的可能，他們未至如此，這是我引以爲自慰的。可是他們對於國際國內的一切政治情形，多半不明白了，他們提出許多疑問，也就是一般知識份子們的疑問，我雖當面都解答過，他們認爲還有登諸報端的必要，以下就是我所解答他們疑問之一。

他們問：中國共產黨，是不是依存於蘇聯如同國民黨依存於美國是一樣的形，上次打長春他們的大砲瞄的非常準確，據國民黨方面人說：八路軍裡邊有蘇聯的砲手，大砲也是蘇聯從日本手繳下來以後，發給共產黨的，這些形是不是真的呢？如果是真的話，那麼共產黨背景是蘇聯，國民黨背景是美國，兩黨誰也消滅不了誰，這豈不與過去軍閥內戰是一樣嗎？吾們中國今後也就不能好咧，東北更談不到了。

我解答：我先聲明一句，我是國民黨員，但我是站在民主人士的立場，絕對無黨派成見，過去的軍閥也好，現在的國民黨政府也好，他們都是封建殘餘，封建勢力，與帝國主義者是必然相互勾結，因爲他們都是以少數壓制多數的政體，故在封建勢力薄弱時，他爲了鎮壓國內的進步力量，就非勾結帝國主義不可。在滿清時西太后就會說過：『寧贈友邦，勿予家奴』的話，其後袁世凱爲要作皇帝，亦曾勾結日本帝國主義者，才有二十一條的簽字。國民黨自中山先生死後，蔣介石就不遵奉中山先生的